

报道 林方伟

因疫情而暂停一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在5月22日揭开序幕，展至11月21日。我国策展团队这次把“非常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带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更具体的说法是：新加坡馆将在建筑双年展重现新加坡小贩中心的围坐格局，以“相聚”（To-Gather）为主题，回应双年展总策展人、建筑师兼学者 Hashim Sarkis 设定的命题：我们将如何一起生活？

策展团要员之一，国大建筑系副教授江国雄说：“构思展场时，我们想与其将展品摆在一张长桌，让人们站着看，不如让人们围坐在一张张圆桌看展。本地有什么深具如此共融性质的设计呢？身为民以食为天的新加坡人，我们马上联想到小贩中心。”

由市区重建局与新加坡设计理事会联合委约的策展团，从公众、学者、创造者和建筑业者所提交的50多件作品遴选出16件，每个参展项目分配到一张圆桌，透过不同的空间设计和应用，展示国人如何凝聚在一起。

在强调安全社交距离的今时今日，新加坡馆总策展人、国大建筑系主任何培斌教授认为：“建筑师和设计师须要更创新、巧妙地聚合人群。”不管是虚拟，还是实体的空间，他强调在设计的时候，仍得牢记“凝聚”“团聚”人群的精神：“团结的思维就好比甘榜精神，人们在危机当下唯有团结才有力量。这场疫情让人们更渴望与人联系互相取暖，比如人们聚在窗前，与邻居为前线医务人员打气。艺术家上网表演，抚慰和娱乐大众。我们现在的相聚虽不全是在同一个空间，但设计师只要牢记相聚的真谛，就能将这场危机转为契机，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和文化。”

圆盘端上小贩文化历史

新加坡建筑师兼建筑史学者赖启健（56岁）的本地小贩中心简史展，与新加坡馆的“小贩中心”格局配合得天衣无缝。赖启健最近为报业控股旗下的焦点出版英译《消失了的过街小贩》，并提供新加坡小贩文化导论，对本地小贩历史文化颇有研究。他在所负责的展馆圆桌上放置8叠本地小贩常用的美耐皿（Melamime）盘子，以不同颜色分类，每个盘“盛着”的文案从社会、政治、历史发展；设计演变与文化复兴等课题切入，方方面面地探讨新加坡小贩中心百年发展史。参观者围坐圆桌，就像在小贩中心拿起一个个圆盘，只不过享用的不



赖启健博士在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重现小贩中心格局，探讨新加坡小贩中心百年发展史。（赖启健提供）

是美食而是知识。

20世纪初，新加坡流动小贩业蓬勃，在未管制下造成五脚基等公共空间拥挤、环境污染的问题，影响市容与公众卫生。赖启健说，1908年殖民政府便提议建造“加盖的”小贩中心，将这些小贩聚在同一个地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2年直落亚逸菜市场的启用才真正落实。熟食小贩中心百年来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本地一道独特的民间风景。

赖启健说：“如何不装冷气，仍能确保室内通风，让食客能舒适地进餐；许多小贩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煮食，要怎样抽除油烟、废气和热气；此外，在处理废水时要怎样有效地隔油之后才排到水沟，这

当中所展现的设计创意和智慧不可小觑。”小贩中心不单是美食天堂，同时也是传递文化和凝聚社群的地方。赖启健说：“这里云集不同族群、背景的人和食物，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小贩中心首次尝到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美食。”他也指出，小贩中心是我国历年来传达重要社会信息的关键平台，如推广华语运动、防范诈骗案、提倡健康饮食等。在沙斯和近年的冠病疫情期间，小贩中心也传递重要的保健卫生知识。他笑言：“因为这里的群众都是自然、有机地形成的。大选期间，不同政党候选人和政治家都会选择到小贩中心和民众接触，了解民情，见证了小贩中心的确是各阶层普罗大众的聚合地。”

围观百合花的生与死

戏剧盒在过去7年每年都呈献《两面之间》（Both Sides, Now），以戏剧表演、装置艺术和公



2018年在直落布兰雅举行的《两面之间》公众围坐圆桌做有关生命终点的对话。（Both Sides, Now提供）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社群围坐检视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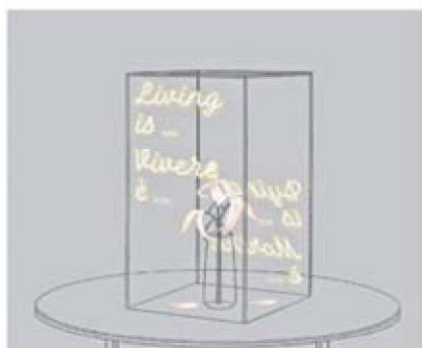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新加坡馆以“相聚”为主题，展示新加坡小贩中心的围坐格局，每个参展项目获得一张圆桌，透过不同空间设计和应用，展示国人如何凝聚在一起。记者专访参展的四个项目设计者，了解本地建筑师与设计师如何在不同的空间创造社群凝聚力。

众参与的游览会形式到医院、社区广场、乐龄中心和组屋底层，邀请民众探讨生命终点，与生共死的课题。今年进入第8个年头，《两面之间》首次漂洋过海到威尼斯新加坡馆，邀请意大利访客围桌对话生死课题。

意大利版《两》在圆桌中间摆放被透明亚克力箱罩着的一瓶百合花，会摆到花凋谢为止，让访客见证它的生死。圆桌也会播放从历年活动精选的四个视频，有小孩谈论死亡，也有老人谈步入黄昏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缅怀身边的人走了，周遭社群变化，新的人又进来了。

《两》的形式随场地和社群改变，这次在威尼斯则加入西方文化元素。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说：“圆桌是《两》一开始就有的。本地的吊唁场所都有这种圆桌。人们会见到许久不见的亲友，圆桌上的对话很有趣，在死亡的氛围中话家常，聊身后事。”郭庆亮也在展览引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著作《看不见的城市》中有关城市生与死的章句，与西方观众展开对话。他说：“圆桌的象征意义来自亚洲和新加坡文化，桌上的水仙，灵感则来自西方艺术史——虚无静物画（Vanitas）绘画桌上枯萎、腐烂的静物，譬如梵高的鸢尾花是对死亡思考。”

鲸林设计工作室（Forest & Whale）联合创始人，蔡汶霓参与《两面之间》的游览会设计多年。她说：“选择百合花一部分是为了视觉的考量，百合花瓣枯萎后，是一瓣一瓣地凋谢的。百合在亚克力箱里会有雾气，人们在它的凋谢中同时看到生命。死亡固然无所不在，但当人们围坐思索生命的终结时，那一刻他们也真实地存在于圆桌边缘的时空里。将《两》带到意大利极有意义也很重要，这里是欧洲第一个受冠病冲击的国家，很多人身边有人病了、死了，却没机会好好送亡者一程，或好好地哀悼、沉思生命的脆弱。希望这张小圆桌能帮助他们疗愈。”进入后冠病时代，人们虽把“新常态”挂嘴边，但要人与人保持距离总是违反人性。郭庆亮说：“新加坡馆所探讨的主题更深切地反映出人们对重聚和连系的渴望。”



意大利版的《两面之间》在圆桌中间摆放百合花，让访客在花的绽放与凋谢之间思考生死。

（Pearlyn Sim提供）



建筑师张贻进用透气镂空砖块将前勿洛图书馆的楼梯化为连接用户的中心。（Red Beans Architects提供）

让建筑空间“死而复生”

自勿洛图书馆搬走后，以前络绎不绝的知识宝库沉寂了一段日子，直到共享空间Common Ground迁入，人潮又回来。

Common Ground为起步的社会企业提供办公室租赁及共享办公空间，并鼓励这些公司合作，创造更具影响力的公众福利。

资金有限，负责改建这栋楼龄超过30年的三层旧楼的主建筑师，Red Bean建筑事务所创办人张贻进采用闭环环保建筑（closed-loop architecture）策略，保留高达98%的建筑结构，用隔墙、玻璃割出办公空间，建设新的集会讨论区，保留图书馆原有的公众受益性质之余，又添加符合公民社会思潮的功能。

张贻进说：“很多像我这样的勿洛居民记得图书馆从大马路有个主要入口，后来图书馆把它封了，将入口移到内里侧边。我重新开启原有的入口，恢复建筑与周围主要建筑和市镇中心的联系，也让大厅与楼梯口‘复活’，变成凝聚楼里所有用户的中心。”他用透气砖块在入口大厅砌造

一个供聚会的中岛，用同样的透气砖墙围绕楼梯向上延伸，象征志同道合的社群齐心向上的志向，为这老建筑创造一个连接不同租户的中心点。他说：“我不赞同盲目地保留建筑。建筑师应该理解这空间的使用性质有什么改变，用建筑设计语言开创出新的流动和衔接点，这样老建筑才能注入新生命，与时俱进且有被保留的价值。”

组屋底层老少齐“捕食”

三名国大生——建筑设计系的周劲安和刘凯翔，以及电脑科学系的李俊尧用“电玩”激活死气沉沉的组屋底层，促进银发族与千禧e世代的互动。周劲安（25岁）说：“我们虽是千禧一代，但小时候常在组屋底层和同伴玩耍，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它在人们的互动虚拟化后变了质，失去凝聚社区精神的意义。”

走访了淡滨尼82街846座组屋的40岁到60岁，以及18岁到20岁的两组居民之后，他们了解到年长者对保健、养生的课题感兴趣，便构想出把组屋底层变成一个巨大的“电玩”空间，将虚拟地方创生（virtual place-making）的做法“覆盖”在组屋底层的实体空间上，并将他们的计划名为“动员我们千禧一代”（We Are Millennials, Mobilised）。他们获得教育部与国大的“千禧游牧空间”（Millennial Nomad Space）计划资助，设计了一款“捕食”（Food Grab）游戏，透过放映机投射在白墙上，感应器能感应玩者的动作捕捉投射的健康食物，还会以不同语言显示健康饮食贴士，达到运动肢体和获取资讯的双重效果。这游戏已装置在淡滨尼82街846座组屋楼下，交由居民委员会安排居民使用。周劲安说：

“我们希望激活组屋底层的社交意义，并用数码科技搭桥，促进年轻人与年长者的互动。”

共享空间Common Ground与组屋底层是展出的16个促进民众“重聚”“相聚”的建筑项目之二。届时，主办方将把相关视频、文案等，摆放在所分配到的圆桌上展示。

●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新加坡馆“相聚”展官网：<https://to-gather.sg>



→三名国大生用“电玩”激活死气沉沉的组屋底层，促进银发族与千禧e世代的互动。（We Are Millennials, Mobilised提供）